



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⑤

多浪河边·军队的女儿(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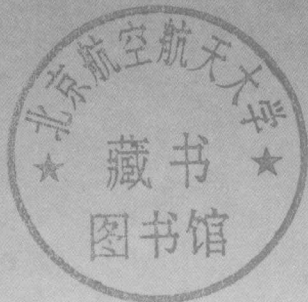
总主编◎祝谦 本卷主编◎陈柏中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014033398

I247.5
3695
V2



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⑤

多浪河边·军队的女儿(下)

总主编◎祝谦 本卷主编◎陈柏中



北航

C1721861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I247.5
3695
V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浪河边·军队的女儿:60年长篇小说选:新疆卷:
全2册/陈柏中主编.--乌鲁木齐:新疆美术摄影出
版社: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2013.11
(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)
ISBN 978-7-5469-4439-5

I. ①多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7912 号

责任编辑:高雪梅

书籍设计:党 红

排版制作:李瑞芳

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

多浪河边·军队的女儿(下册)

总 主 编 祝 谦

本卷主编 陈柏中

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5号 830026)

总 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45

字 数 800千字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4439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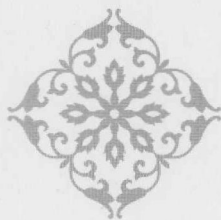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198.00元(上下册)

目 录

军队的女儿	邓 普(309)
新疆平叛纪事	王玉胡(469)

军队的女儿

邓 普



春天的早晨,弥漫湘江的夜雾刚刚散去。

乡村的小渡口和岸边的马莲草、晶莹剔透的露珠和开始吐出芬芳的野蔷薇,全都笑咪咪地迎着从仙鹤峰升起的太阳,反射出一片红艳艳的、灿亮夺目的色彩。湘江两岸的柳树林在度过了阴郁郁的冬天以后,拼命吱吱地吮吸着大地的乳汁,抽出了数不清的新枝嫩芽。那些米黄米黄的槐树花,好像金色的烟霭,笼罩着大刘庄的池塘、茅舍、牛栏、茶园……把镇上中学的洁净粉墙染成一片橙红色。

快乐而顽皮的东南风摇着所有能够撼动的树梢,发出哗哗的欢笑,然后在水平如镜的湘江吹起乐洋洋的涟漪,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吹去……

要是能变作一阵风,那就好啦,张开翅膀,想到哪儿就到哪儿,什么理想都能立刻实现!可惜不行呀,眼下刘海英要过这条湘江,只能等候独脚的二虎伯伯的渡船。二虎伯伯还在对岸慢吞吞地屏着舱里的积水,唉,他不知道人家有多么紧要的急事赶着过江呢。

怎么不是急事?1952年,祖国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走向抗美援朝、走向军事干部学校、走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列。那么多人都很优秀啦,可她光是送人家去优秀,却没有轮到她优秀,唉!……现在她的机会到底来了——她可以到遥远的、神秘的、茫茫无边的新疆草原开拖拉机,那是个多么辽阔而豪犷的地方啊,况且又恰巧是爸爸要她做的事情。十二年前,爸爸在光荣牺牲时写信给妈妈说:“……旧中国好像暴风雨中的破船,我们的孩子一定会生活在新的时代,拖拉机将要……”一定是“将要”由她驾驶,她早就有了这个伟大的理想啦。关于理想,老师(也就是妈妈)说过的:“在这个伟大的时代,年轻人应该有崇高的理想,应该把青春献给祖国!”可见,妈妈一定是同意她去新疆开拖拉机啦。现在最紧要的事情是赶快去报名,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

海英就是中学女校长牟兰同志的独生女儿,“今年十五岁,一天都不短。”有这么些年龄也算不简单啊,可是要论她的模样,咳!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喽。

乡亲们都认为她是个模样很可爱的女孩子,只有她才为自己的模样伤透了脑

筋——人家初中三年级的女同学，脸颊都露出年轻人的棱角啦，她还是圆溜溜的，像个正在树上长着的淡绿色的苹果；她也并不是没有在背地里拼命捏她的鼻子，就算捏得红彤彤的，可这个倒霉的鼻子还是那么调皮地翘起来，没有半点老成持重的样子；至于她那两条小辫，更是短得甬提了，根本就不像个大姑娘那样柔软地垂在肩膀上，而是在齐耳根的地方就弯弯地向上倒竖起来，活像两根钓鱼钩。这算什么长相啊，又娇小、又秀气。一定是因为有这些缺点，那些伯伯、叔叔、奶奶、婶娘，还有什么的，总是爱把她搂到跟前问长问短，好像她还不是一个读过世界历史、懂得地球在一万年前发生过什么变化的中学生。提起这些，她要气得满脸通红。可是这怪谁哩，生成这样，就只好这样喽。

二虎伯伯的渡船摇过来了。这个缺了一条腿的独脚老人，威风凛凛地站在船尾，湘江上刮风起浪他也是这样。很少有人会用金鸡独立的姿势挺直腰板摇橹，但老人连气都不喘一口便可以将渡船摇过一里多宽的湘江。二虎伯伯的那条腿，是十二年前跟着海英爸爸打游击的时候丢掉的。爸爸在皖南事变时牺牲啦。海英每次坐二虎伯伯的船过江，老人总是抚摸着她的头发，用竹篙量着老战友的女儿，从乱蓬蓬的长胡子中发出愉快的笑声：

“噢噢，小海英又长高了一点儿……”

小海英、小海英，就是二虎伯伯这样喊起来的。别说同学们啦，连妈妈也这样喊她——只有在课堂点名，才正式叫她刘海英。

“二虎伯伯，从今天起别再叫我小海英啦，不小啦。”

老人弄清楚了取消这个“小”字的原因，原来是小海英要去报名参军，他格格地笑得浑身抖动起来，差点儿没噎着……

“二虎伯伯，快别这样。”她揪着老人家的衣襟苦苦恳求着，“这么多人来坐船啦，别笑，别笑……”

“好吧，好吧……”二虎伯伯真的不笑了，不知道怎的，这时他皱起又粗又浓的白眉毛，不满意地摇着头，嘟哝起来：“吓，我那寡嫂子也真是……孩子还小嘛！”

海英真想告诉老人家，是她瞒着妈妈去报名的，不是妈妈让她去的，后来她到底还是拼命憋住。也许因为这个原因，她涨红了脸，有点发慌，不知怎么说才合适：

“暖暖，二虎伯伯……你怎么啦，我还要回来的呀……我一定给你补好那件夹袄才走……”

听了这话，老人有点发黄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阴影，脸色也沉下去了。他没儿没女，老伴也去世了，这两年的衣服全是海英给他缝补的。按说他是荣誉军人，岁数也大啦，区政府早就劝他退休养老了。可是他听了“退休”这两个字就要骂人：“胡扯！光拿钱不干活，当二流子吗！”他最瞧不起二流子，因为二流子多半当过黄狗子。海英

常常一面做着针线活，一面津津有味地听老人家讲当年打鬼子和黄狗子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通常都讲到她爸爸，甚至是给老人明显地夸张了的：

“……那些黄狗子，最害怕新四军那个‘指导委员长’——我们叫指导员，就是你爸爸——他们说，这个委员长跟那个委员长不一样，能文能武，会说日本话，打枪百发百中——要打眼窝就是眼窝，要打上唇误不了下唇……”

“可是日本鬼子不信。他们说，中国人不会有这样的圣贤豪杰，太君才大大的有……”

“哼！有一回，指导员带着我，换上鬼子兵的衣服，偷偷混进了鬼子的王八壳。他一进门，就大声说：‘泥红喽壳要大，鸡和米漏啦。’意思当然就是‘天皇保佑，武运长久’。哈哈，你爸爸那口东洋话把鬼子哄得蒙头转向，都把他当做新调来的军曹，哗啦哗啦说开来了。有个鬼子，还给我一根纸烟。呸！那算什么烟，他们穷得连烟草都没有，准是用马粪卷的，所以抽起来比放屁还臭。不过我还是装成要接的样子，让他走近点，猛一个扫堂腿把他绊了个四脚朝天。跟着，指导员的二十响就突突突……”

二虎伯伯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。他讲完指导员怎么炸桥，又讲他怎么单枪匹马会见国民党的师长；甚至刘义生同志——海英的爸爸那年那月怎样遇险，怎样跑到中学，女教师牟兰怎样把他藏起来，后来他又怎样和牟兰结了婚，结婚那天刚好有情况……

他全都知道。

讲呀讲的，讲到夜深时，小海英就在二虎伯伯打鱼的草棚里睡着啦。这时光，老人多半捻亮了昏黄的豆油灯，长久地盯着小姑娘美丽的脸孔：那宽阔的前庭、那晶莹的双颊、那玉石般的鼻子、那睡梦中想笑的小嘴唇……嗨，日子过得好快啊！小海英生下来的第三个月，牟兰老师就病了。这个娇娇嫩嫩的女教师，又没有带过娃娃，又要常常跑情况，身体又单薄，实在难哪！小海英就是他的老伴用米糕喂胖的。如今，她长大了，长得多么像牟兰老师和去世了的指导员——不光模样像，连性子也像——她爸爸是条硬汉子，又是个有见识、有学问的人；她妈妈虽说温温柔柔、文文静静，可实在是个有主意的女人，勇敢坚强呐！知道她在那些黑暗年月有多么困难，就懂得她是多么了不起了……

渡船靠了岸，乘客都走光了。二虎伯伯让海英留下来。他困难地蹲下独腿，抖抖索索地在舱洞里摸呀摸的，摸出了一个日本的军用背囊。他把里面的东西，全倒在尽是烂泥浆的船板上。

“把这帆布兜儿拿去。这是战利品，你当兵，正用得着。”二虎伯伯的眼睛湿润起来，一下子，像老了很多。

“二虎伯伯，你留着好吗，我有哩……”

“拿去！”老人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了。过了一会，他才恢复奕奕的神采，慈和地说：“孩子，你要出远门了，二虎伯伯是个粗人，不会讲什么文理。可是你得记住，现在这个江山不是捡来的，是用血打出来的。再难的事情，也没有比这难呐！……”

“二虎伯伯，我记住你常常说的那句话啦，‘要直着腰板走，像条汉子！’就是说，死了也不能变心！……”

“哎哎，我多会跟你说过这些话？女孩子家……好好，说过，说过，你还是多想想你爸爸说的那些话吧，那才是真正有学问的话。”

“嗯。”

二虎伯伯最后用洪亮的声音，严厉叮嘱说：“你是革命后代，到了我们队伍，要有出息！……噢，哈哈，去吧。”

湿漉漉的、到处是水潭的公路，驰过一辆辆挂了红布标语的大卡车，车上载满了戴着光荣花的参军青年。嘹亮的歌声，从卡车里飞出来，无遮无拦地向绿色的田野和远远的蓝色山冈飘去：

千里迢迢

万里遥遥

我们不怕戈壁茫茫

不怕瀚海滔滔

我们走向生活的征途

走向阳关大道

再见吧，妈妈

再见吧，美丽的童年

再见吧，故乡……

“喂——停停，喂——搭车……”

海英对着每辆汽车叫喊着，可是连最后一辆也都掀着喇叭、绕着弯躲开了她，那些驾驶员还笑嘻嘻地向她招着手，却头也不回地溜烟跑掉了。她叹了口气，抖掉灌进雨靴里的泥浆，决心上路了。

好一会儿，一辆装满行李的老道奇卡车，从后面赶上来。它哼哧哼哧地爬上了坡，准是着凉啦，发动机又打喷嚏又咳嗽，水箱盖像开水锅那样冒出蒸气，所以用不着海英叫喊什么，它就自动停下来——司机到小溪边提水去了。这时候，海英看见驾

驶室里还坐着一个人，她快乐地大喊起来：

“叶——华——，叶华，你运气真好，搭上车啦。”

“噯呀，我当你变卦啦，原来你在这儿呀，快上车吧。”

叶华是海英最好最好的同学，只比她大两岁。可是叶华就像吃一碗米饭长一寸骨架，长得像黄杨树那么高大。脚上老穿一双男人的球鞋，而且也像男同学那样，从穿孔的鞋洞里冒出豆豉的气味。只有一点和这壮实的体格不相称的，就是她老拿不定主意。这次参军，她们两个人商量好了，如果海英不去，那叶华是绝对不去的，就算新疆好得像在画片上看到的那样，她也不干。因为“我离开你简直不行，嗯……解答代数题，我没有你，行吗？何况到新疆，恐怕比代数要难。”还有一点，就是她不能看见海英被人欺侮的，如果哪个坏小子胆敢跟海英开个不礼貌的玩笑，你瞧她吧，简直凶得像只老虎，连足球队员都害怕她。

“叶华，这车子能坐吗？”

“能坐。他要撵，我们硬不走。”不过叶华否定了这种设想，热情地说：“他不会撵的，这人可好啦。”

驾驶员提水回来了。哎呀，他真年轻，顶多十八九岁，好像还有点娃娃味。不过他那戴军帽的样式和不慌不忙的动作，一眼就能看出是个老兵。也许就是长大了的“小八路”吧，真的，腰里还挎了支盒子枪哩。

“同志，能让我搭车吗？”

驾驶员眯细着眼睛上下打量了一番海英，装模作样地逗弄说：“你叫声解放军叔叔，我就答应了。”

海英觉得这真是好笑：“嘿，你这么丁点大，也能当叔叔？”

驾驶员不动声色地向水箱里注着水。完了，他顶认真地说：“既然连叔叔不愿喊，你就走路吧。”

海英气冲冲地跳下车来。“走路就走路。你这人呀，一点儿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也没有。”

司机把严肃的脸孔一抹，立刻就恢复了原来的神气。他嘻嘻笑着，一把抓住要跑开的海英，连请带推把她塞进狭小的驾驶室里。

“行啦，行啦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这是原则，一点都不能含糊。你到哪儿去呀？”

“进城，参军。”

“嘿，你也参军？啧啧，咱们那里的子女学校还没开办哪！”

“你得了！”叶华抢白了司机一句，跟海英揭他的锅底：“你刚才还告诉我，你是十三岁参军的……海英，他爸爸就是招收参军青年的林团长。”

“瞧你啰唆的，像只下蛋的母鸡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是从小跟父亲在一块，吃解放军的奶长大的。”

“母鸡？哼！你知道她爸爸是谁？”叶华轻蔑地瞥了司机一眼，为自己的好朋友大大地争了口气：“她的爸爸是个顶顶有名的烈士。”

“烈士？”驾驶员立刻尊敬起来，为了表示这一点，他从驾驶室的小窗橱里摸出几个大梨子，分别塞给海英和叶华。

“吃吧，吃吧，我请客。对烈士的女儿，更要注意原则性，不能含糊。”

汽车在滑漉漉的、满是水潭的公路上闪来闪去，有时很厉害地颠簸着。小海英认为，要不是这个“小八路”驾驶，这辆丑陋得像长满疥疮似的老道奇，早就要摔到沟里了。因为对驾驶员有了很大好感，她倒觉得坐在这辆破车上，跟坐在二虎伯伯的渡船上那样令人放心。他们很快就像老相识那样谈起来了。

“你爸爸真是团长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真是十三岁参军的吗？”

“还稍微多一点，快十四岁。”

“你回去告诉一下行吗？你就说……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你说，报告爸爸，有两个女同志……”

“真是胡来！”

“什么胡来？”

“唉，还当兵哩，浑身老百姓气味。”司机诚心诚意地指出她的缺点：“当了兵，不兴再喊什么爸爸爸爸的。他是上级，我是下级，我叫他林团长，他叫我林班长……”

“有——立正，敬礼，对吗？”

“那倒用不着，可以随便点儿。”

“嗯。”海英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“你十三岁参军，爸爸就同意啦？”

“同意啦，他还认真严肃地对我说……”

叶华抢着说：“我的儿呀，乖乖去吧，以后可得自个儿洗脸……”

“瞧你说的，咱们解放军还有那号子抹鼻涕的软骨头？”

“叶华，你别打岔。他到底跟你说什么呀？”

林班长神秘地眨了眨眼睛：“他跟我说，榔头虽小千万活，秤锤虽小压千斤。一个人，不怕年纪小，顶怕没志气。”

海英听了这句话，羡慕得直啧啧。“真好，说进我心坎里啦。”

他们一直这样谈着,到了长沙城的大桥,汽车因为要到火车站送行李,这才分手。

二

对于海英来说,生平最荒唐的事情,莫过于这天报名参军了;最失望、最难堪、也可以说最丢脸的,也恰好是这件事情。新疆军垦招聘团设在长沙城北的一所学校里。天哪,这里简直是人山人海。学校的外墙,挂着几幅巨大的画着现代化农业的油画。那上面,驰骋在田野的天蓝色拖拉机和在金色麦海中航行的红色康拜因,吸引着成千成百的人。学校里,锣鼓喧天;校门口,人头攒动。她们费了好大劲才挤进办理报名手续的行列。又过了很久,叶华算是顺利通过,到后面院子检查体格去了。可是轮到海英挤到办公桌前,人们都嘘起来,因为她跷起脚跟量体高,就这么着,也离标准高度有五厘米,差远啦。办理报名手续的干部含笑地将她拉到一边说:

“别胡闹吧,你太小了。下一个。”

“我怎么不行?我决心……我要……”

这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,海英急得满脸通红。她激怒地推开旁边的人,冲到桌子跟前,大声地争辩着、申明着。可是报名参军的人嘻嘻哈哈地把她挤出行列,她根本没有机会说明什么,便被一个戴眼镜的女工作人员牵着手,带到布告牌跟前:

“请你好好看一看布告。”

看了招聘布告,海英差点儿没哭出来。那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条件:头一条是年满十八岁,还要实足年龄。照这样说,她还得再等三年;可是还有其他条件哩,高度、体格、家长意见……

布告上所有这些规定没有一条海英够得上。她每看一条,都得吸一阵鼻子,气哼哼地嘟囔一会。后来她看到布告的最后署名“招聘团团长林华昌”,猛然想起这就是林班长的父亲,便大发牢骚了:

“哼!你这个林团长,可真不像话!”

“哦?……啊啊,干吗不像话?”

在布告牌不远的地方,站着一个穿着一件旧军衣的老军人。他的头发已经斑白了,被风霜打成紫酱色的脸膛上,像粗糙的花岗石磨盘那样布满了皱纹。有些皱纹将他宽阔的面颊刻画得威武而严肃,有些则使他经常露出慈祥的笑容。他弄到了两箱顶好的蜜蜂,此刻正在用一顶破毡帽将蜂后罩起来,数不清的蜜蜂便团团地爬在

毡帽的周围，拥成一堆非常奇妙地倒悬着的、仿佛随时都会坠下来的糖浆。他将装蜂的帽子放进蜂箱里，走了过来。

“小姑娘，你干吗骂他？”

“养蜂的老爷子，你知道这个林团长在哪儿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他这人……嗯，讲理吗？”

“讲理，讲理，”老军人奇怪了，“你要讲什么理呢？”

“嘿，他呀，真是自私自利！”

“啊？”老军人好像没有听清楚，“什么、什么？”

“自私自利，就是……一种很大的缺点。”

老军人竭力忍着笑，装得怪生气的：“老天爷，这真是岂有此理。小姑娘，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“他让他儿子十三岁就参军啦，可是我这么大了，却不行。”海英说到这里，有点火啦，“这不明明是自私自利吗！”

老军人大吃一惊，呆了，“小姑娘，你打哪知道这个秘密？”

“反正，不会是假的。”

“对对，咱们现在走吧，到办公室去。”

原来，这个“养蜂的老爷子”恰巧就是林团长本人。这件事情，算是顶顶糟透了。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笑起来，从车站回来的林班长笑得噎了一口茶水，捂着背像呕吐般咳嗽着。只有那个戴眼镜的女干部周玉珍没有笑，她严严实实地批评着：“没有礼貌，这是首长！”这么着，海英就更以为闯了大祸了，但是既然见到了首长，好歹都要说通。

“首长，饶我一回吧。参了军，我再不胡说了。”

老团长还在那里呵呵地笑得合不拢嘴。女干部李维丹像大姐姐那样亲切地把她搂在怀里，生怕她吓坏了，不断地安慰着。

显然，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小姑娘，因此小海英最初的不安，用不了多久便平静下来。只是参军这件事情，却很少有希望。

老团长说：“再过三年吧，咱们一定欢迎你来。”

海英苦苦纠缠着：“老团长，你就答应了吧。要不……”她拍拍坐着的沙发，耍赖了：“我就在这里过夜，不回去了。”

老团长倒也很愿留下这个小姑娘多谈一会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八岁啦。”海英鼓起了勇气撒了个谎，像捏着个臭蟑螂那样，心理怪不好受。

“唔，十八岁？根本不像，太矮了。”

“怎么矮？十八岁的人，难道比十三岁的人还矮么？”

“你哪里像十八岁？十八岁的大姑娘，该有根长辫子了。”

“这也不算短啦。”她窘惑地把辫子揪了揪，明摆着，这两根鱼钩再怎么揪还是长不了。可是，不是有人比她的头发还短吗？她指着周玉珍说：“你们看，她要是梳两根辫子，保险像把糍糊刷子，可更短啦……”

满堂哗笑起来，人们被小姑娘逗得大乐。只有周玉珍又好气又好笑，她倏地站起来，一转身便走出去了。

老团长好不容易抑制住笑意：“好吧，好吧，咱们该谈谈正经事，你为什么要参军呢？”

海英眨着明亮的眼睛，毫不思索地说：“一个人，要为崇高的目的而活着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显然是模仿了某个教师的口吻和动作，然后，她又加上自己的见解：“不参军，哪来的崇高呀？”

“你活着，该好好读书。年纪还小嘛。”

“嘿，年纪小有什么，秤锤虽小压千斤哪，这是你说的。”

老团长吹起胡子了：“我？我根本没有给你说过什么秤锤。小孩子家，尽撒谎。”

海英急了：“怎么是撒谎？你跟你儿子这样说的呀。呶，林班长十三岁参军，你就这样教他，怎么不敢教我？”

这句话把老团长说得惊愕了。这小姑娘到底从什么地方了解得这样详细呢？

后来是林班长解开了这个谜：“这小把戏真厉害。才坐了一趟车，什么情报都搞到了。你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刘海英。”

“对对，那就什么英吧。等等，我给你搞点吃的。”

林班长飞快地跑出去，弄了一包水果糖来，但更主要的是把登记参军的报名册带来了。他把报名册塞给李维丹，向她眨着眼，李维丹懂得这个意思了。她心里想，把这小姑娘收下来多好啊，她的宣传组正好缺一个助手。她把名册打开，掏出钢笔来：

“团长，现在给她办手续吗？”

团长沉思不语。后来，他郑重其事地说：

“小姑娘，我出三个题目，如果你都能答对，就可以办理手续了。”

“难吗？要是考高中的数学，我可不行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出的题目都很简单，如果你确实不会，可以不算数。”

“当真的？”海英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考试哩。不过说实在的，就算拿全部

初中的课程考她,她也不怕,所以她是满有把握的。“那好,请说吧。”

“第一个题目:你们学校大概有多少学生?”

“怎么,这是考试题吗?”

“答吧。”

“五百多人。”

“第二个题目:大概有多少同学报名参军?”

海英抿着嘴好笑。像这样的题目,别说三个,就是三千个也能答。这个老团长呀,真有意思。

“八十多个报名参军。”

“现在你答第三个题目:你说,参军是为了崇高目的,那么几百个留在学校读书的同学,难道就不是为了崇高的目的吗?”

唉!没有想到,这个问题简直像一把顶上等的胡椒面,把海英辣得直想掉泪。问题的答案她是明明知道的,不能不算数,可要答出来的话,她就别想参军了。

“老团长,换一个题目吧。”她苦着脸要求说。

老团长非常和蔼地笑着,好像满有希望换,但说起话来却那么不近人情:

“不,你就答这个吧。”

林班长和李维丹是很了解老团长的,这场有趣的戏已经到闭幕的时候了。他们惋惜地相觑了一下,一个把打开的报名册轻轻合上;一个把没有吃完的水果糖塞进小姑娘带来的帆布背囊里——让她带回家吃吧。

春天的脸孔像小姑娘那样哭笑无常,有时是阳光灿烂的艳阳天;有时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——为了一点小事情,她伤心啦,抽抽搭搭地缩着肩膀哭起来啦。可是用不了多久,她又睁开亮晶晶的眼睛,独个儿轻盈地嘿嘿笑了。

叶华检查完体格便碰上一场这样的阵雨,她躲过了雨再找海英,到处都找不着了。她从来没有撇下最好的朋友不管,何况这回是参军这样重大的事情哩。从中午找到下午,她差点儿没有把垃圾堆翻一遍,最后才在一个很僻静的角落找到她。

海英默无声地用幽怨的、甚至是很可怜的目光迎接她。嘴唇撅得老高,快可以拴头水牛啦。瞧这神气,叶华一下子便明白是怎么回事,心里凉了半截——这可好,约定了的,如果海英不去,她也不去,现在眼看是去不成新疆啦。她听海英讲到老团长嫌她的辫子短,便大嚷起来:

“难道是辫子碍事?真会挑三挑四!”

“可不是吗,人参军嘛,又不是辫子参军。”

“对对,我们再找他说理去。”

海英叹息着：“不行啦，已经讲绝啦。”

“你看，弄条假辫子扎上，再去报名，怎么样？”

海英摇着头：“早知道是这样，在家里就该弄条假辫子，现在不行啦。”

恰巧在这个时候，诡谲的叶华发现了一个顶顶重要的问题。

“暖暖，你快来看。”

原来报名的地方，已经换了戴眼镜的女干部周玉珍办手续。她被一天繁忙的工作弄得很疲倦，直打哈欠，在叶华看来，眼皮马上要打架了。

“你瞧她，打瞌睡啦，我们去混一混吧。”

“不行，她认得我。”

“哎呀，你真笨！”叶华一面说，一面把外衣脱下来，几乎下命令地说：“给，到那边屋子里去换衣服，快！”

于是海英便急忙化装了。当她换好衣服回来时，不觉大吃一惊。

“叶华，你干吗？”

原来叶华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把剪刀，正在嘎吱嘎吱地剪下她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。

“嗤——你吱哇吱哇叫喊什么。反正我是报了名，用不着辫子啦。”

叶华还让她把雨靴脱下来，往里面塞了两块木橛和破布团，使她整整高了三寸。

就这样，海英在好朋友慷慨无私的帮助下，穿着别人的衣服，扎了别人的辫子，变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了。

黄昏，被喧嚷的人群和繁重的报名手续弄得脑子昏昏沉沉的周玉珍，强打精神，办理最后一个人的登记了。她真想快点儿结束当天的工作，剩下的时间还要到街上买点新疆买不到的东西。此刻站在她面前的，完全是一个用不着什么审查就蛮够格的女学生，不过她还是照章办事地发问：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刘海英。”

“多大啦？”

叶华急忙插口说：“十九岁。”

“什么地方人？”

“大刘庄，可远啦，离这儿百八十里的。”又是叶华帮着说。

“身体健康吗？”

“从来没有得过病。”

“你这人怎么老替别人说话，难道她是哑巴吗？”

“她是我妹妹嘛，那有什么，现在你尽管问好啦。”